

01 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室羅筏城，祇桓精舍。與大比丘眾，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皆是無漏大阿羅漢，佛子住持，善超諸有；能於國土，成就威儀；從佛轉輪，妙堪遺囑；嚴淨毗尼(戒)，弘範三界；應身無量，度脫眾生；拔濟未來，越諸塵累。

這些無漏大阿羅漢都有著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都可以接受佛的遺囑(轉法輪) 繼承佛的志願。

嚴謹守持清淨戒，把一切惡習斷除，就能善治妳的毛病。足可以做三界的導師，無數無量的應化身去教化所應該度的眾生，救濟未來，超越所有的塵勞累贅。

02 其名曰：大智舍利弗、摩訶目犍連、摩訶拘絺羅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、須菩提、優婆尼沙陀等，而為上首。復有無量辟支無學，並其初心，同來佛所，屬諸比丘，休夏自恣(結夏安居自陳已過)。

十方菩薩，咨決心疑，欽奉慈嚴(佛)，將求密義。即時如來，敷座宴安，為諸會中，宣示深奧，法筵清眾，得未曾有。

十方菩薩非常恭敬的向佛請教，諮詢他門心裏不明白的地方，都要來聽密因了義這個法門。

佛為這個法會裏的大眾說「密因、了義」這個深奧的法門。如果佛不說，你沒有法子知道的，你也不能明白的。到法筵裏來的大眾，沒有一個是不清淨的，這個法是頭一次講。

03 迦陵仙音(形容佛音像仙音)，遍十方界。恆沙菩薩，來聚道場，文殊師利，而為上首。

時波斯匿王，為其父王諱日營齋，請佛宮掖(偏殿)，自迎如來，廣設珍饈，無上妙味，兼復親延諸大菩薩。城中復有長者居士，同時飯僧，佇(站著)佛來應。

當時波斯匿王因為在七月十五這一天，是波斯匿王父親的忌日，所以他想在這一天來供養三寶，做種種的善事。波斯匿王親自去迎請世尊到宮裏接受供齋。城中的長者居士飯僧，都在門口站著，等著佛來應供。

佛敕(命)文殊，分領菩薩及阿羅漢，應諸齋主。唯有阿難，先受別請，遠遊未還，不遑僧次。既無上座，及阿闍黎，途中獨歸。

世尊命文殊菩薩去把菩薩們和阿羅漢分隊伍，接受齋主應供。唯有阿難，很早就接受答應別人邀請，就在文殊菩薩在分類菩薩應供時還沒回來。於是就沒有機會等到他回來。出家人出門時要有 1-2 人一起去，陪去的人可以是受戒 20 年以上的上座師父或是阿闍黎。途中沒有人陪自己回來了。

04 其日無供，即時阿難，執持應器(鉢)，於所遊城，次第循乞。心中初求，最後檀越，以為

齋主，無問淨穢，剎利尊姓，及旃陀羅。方行等慈，不擇微賤，發意圓成，一切眾生無量功德。

阿難尊者自己一個人受別請，由外面回來，沒有趕上僧次，就是沒有被分配到某一個齋主的家裏去應供。所以 **7/15** 這一天就沒有人供養他。那時候，阿難尊者即刻托著鉢。在室羅筏城，順著每一家的門口去一家一家地去托鉢乞食。

阿難尊者去托鉢乞食，心裏有一個想法。心中初求，最後檀越，以為齋主：「我化齋化到最後，誰給我齋食、布施我，那就是我最後的齋主。」

阿難不分齋主是乾淨還是不乾淨，是窮、還是富。抑或者是屠戶。阿難正在行平等乞食法。

給一切眾生來種福田令他們都能成就

阿難已知，如來世尊，訶須菩提及大迦葉，為阿羅漢，心不均平。欽仰如來，開闡無遮，度諸疑謗。

阿難為什麼要「方行等慈」呢？因為他知道以前釋迦牟尼佛訶斥過須菩提、大迦葉。兩人是小阿羅漢，不是大阿羅漢。因為須菩提，他專門化有錢的人。而大迦葉就專門化窮的人，兩人的心裏還有窮富的分別，心不均平不能普遍行平等慈悲。

因為這樣，阿難就非常地恭敬和仰慕如來所說這種平等法門。這個法門是大開方便門，一點遮障、限制都沒有。專門化富的，或者專門化窮的，都容易遭人懷疑和謾謗。

經彼城隍(沒有水的濠)，徐步郭門，嚴整威儀，肅恭齋法。

05 爾時阿難，因乞食次，經歷淫室，遭大幻術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，攝入淫席，淫躬撫摩，將毀戒體。

肅恭齋法這個時候，因乞食次，阿難在挨家挨戶乞食，於是就乞到這個淫室了。淫室的屋主，叫摩登伽；摩登伽有個女兒，叫摩登伽女。在這個時候，摩登伽一念這個先梵天咒，就把阿難尊者念得神魂顛倒，神魂不清楚了，不知不覺就到這個淫室裡邊的床上。

(阿難尊者本來是證初果的聖人，為什麼這先梵天咒可以迷住他呢？因為他一向注重多聞，不注重定力，所以雖然證了初果，定力還不充足，就遇到這種的魔，被魔給迷住了。)

阿難的相貌生得非常俊美、非常圓滿。所以摩登伽女一看見，就被迷住了！她就和媽媽要阿難。媽媽說：「人家是佛的弟子，妳怎麼能要呢？那是和尚，他不結婚的，你不可以要他的。」女兒就說：「我不管！總之妳要把阿難給我弄來，和我結婚；如果沒有阿難，我就不活著了！」

摩登伽，心想：「我這個女兒這麼樣愛他，我無論如何都得想個法子」所以就用先梵天咒這種外道的邪法，把阿難唸到摩登伽女房子裏邊的床上了。這是因為阿難尊者平時只注重多聞，忽略了定力，一但沒了定力，就被先梵天咒這種邪術給攝入淫席了。

「淫躬」，就是摩登伽女就現出來那種嬌媚的樣子，到阿難尊者的身邊把衣服也都脫除去了，就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來摸去。在這個將毀戒體很危險的時候。

前世今生

為什麼摩登伽女對阿難有這樣的好感呢？因為在過去生中，有五百世的夫妻關係，現在她一見著，以前的這種習氣—就是過去生所習學的這些氣，所以她對阿難是特別生一種愛心。

所謂一見鍾情就是這麼一回事。所以這一生她無論如何也要嫁給阿難。

05 如來知彼，淫術所加，齋畢旋歸。王及大臣，長者居士，俱來隨佛，願聞法要。於時世尊，頂放百寶無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葉寶蓮，有佛化身，結跏趺坐，宣說神咒。

大家跟著佛一起回到祇桓精舍這個時候，世尊在頭頂上放出百寶無畏光明。光中示現大威德，能降伏一切天魔外道。由這個光中，又生出一朵千葉蓮花，花瓣上面坐著一尊釋迦牟尼佛，結跏趺坐。宣說「楞嚴神咒」。

06 敕文殊師利，將咒往護。惡咒銷滅，提獎阿難及摩登伽，歸來佛所。

命文殊師利菩薩，拿著楞嚴神咒到摩登伽女的家裏，去救護阿難。一念神咒，先梵天咒就消滅不靈了，阿難就醒悟了。文殊菩薩提獎阿難和摩登伽女，就回到祇桓精舍。

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。殷勤啟請，十方如來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，最初方便。

阿難回來見著佛，叩頭頂禮之後，就悲從中來哭的泣不成聲，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：生生世世只注重多聞，而忽略了定力。(因為注重多聞，所以他就記憶力非常好)。阿難拜釋迦牟尼佛拜了很多次，向釋迦牟尼佛起請。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的道理，所以就把平時所聽到的三種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定的名稱提出來，平時釋迦牟尼佛只講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，沒有一個「妙」字。阿難把他多加上一個「妙」字，來請問十方如來成佛的妙定。釋迦牟尼知道阿難是外行不懂。就是開始的那個方便容易修、容易行的法門。

於時復有恆沙菩薩，及諸十方大阿羅漢、辟支佛等，俱願樂聞(都想要聽一聽)，退坐默然，承受聖旨。

爾時世尊在大眾中，舒金色臂，摩阿難頂，告示阿難，及諸大眾：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頂首楞

嚴王，具足萬行；十方如來，一門超出妙莊嚴路。汝今諦聽！阿難頂禮，伏受慈旨。

07 佛告阿難：汝我同氣，情均天倫，當初發心，於我法中，見何勝相，頓捨世間深重恩愛？

佛告阿難；你我本是兄弟，在你最初發心出家的時候，你在我這佛法裏邊，見到什麼殊勝的相好境界，才發心出家呢？讓你即刻就把世間的恩愛都捨離了，究竟你是為的什麼呢？佛這麼問阿難。

阿難白佛：我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勝妙殊絕，形體映(透)徹，猶如琉璃。常自思惟：此相非是欲愛所生。何以故？欲氣羶濁，腥臊交遘，膿血雜亂，不能發生勝淨妙明，紫金光聚。是以渴仰，從佛剃落。

「欲氣」，是男女淫欲的氣，是很不潔淨的。有一股腥味、臊味，又有膿、又有血，雜亂而不潔淨；這父精母血所造成的身體，不能發生勝淨妙明，紫金光聚；不能發生這樣殊勝妙好，而清淨光明的形相，身上總有一種紫金光。是因為這個，所以我渴仰佛，就跟著佛剃髮出家了！

08 佛言：善哉阿難！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

你們應該知道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：從最初做人那個時候到現在，接連不斷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相續不斷。皆因為不明白、不知道常住真心的自性是清淨光明遍照的體。你所用的，就是這個生滅心，不是那個不生滅的真心，因為你盡用這個妄想來用事，這個妄想不真，所以也就在生死輪迴裏轉來轉去，不知轉到什麼時候為止！

汝今欲研無上菩提，真發明性，應當直心，酬我所問。十方如來，同一道故，出離生死，皆以直心；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終始地位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。

佛又問阿難說，你現在是想要研究、追求，明白這無上菩提性發明的那個來源。你若真想知道，你應該用直心，來答覆我的問題。因為一切十方如來，都是用直心才能成佛的。

才能了生脫死，把生死相續這個輪轉的問題截斷了。

因為他用直心的緣故。像是這個直心，就是到妙覺，到佛的果位上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四加行，到十地，然後等覺、妙覺，經過這段很長的修行時間，這中間一點的委曲相都沒有，完全是用直心，所以成佛了。

09 阿難！我今問汝，當汝發心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，誰為愛樂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是愛樂，用我心目。由目觀見如來勝相，心生愛樂。故我發心，願捨

生死。

我再一次問你，當汝發心那個時候，你攀緣如來這三十二相，你用什麼看見的？誰愛如來這三十二相，你現在答覆我！

阿難對佛說：「世尊！您不是問誰為愛樂嗎？我現在用直心來回答您。我用我的眼睛看見佛這種相好莊嚴，心裏就生出一種愛樂的心。因為我歡喜佛這種清淨的身體，所以我才發這個心，願意捨離生死，從佛出家，跟著佛修道。

從 P9 開始一路破阿難的執念，卷一是三番破識，卷二是十番顯見，到卷三剖妄出真，開始學習六根十八界，阿難被世尊折服後，明心生信。

09 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，因於心目。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得降伏塵勞。譬如國王為賊所侵，發兵討除，是兵要當知賊所在。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。吾今問汝，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？

這一段文是佛問阿難，心、目在什麼地方，你如果不知道心、目所在的地方，你生死就不能了的。「降伏塵勞」，也就是了生死，把生死路斷了。如果你不能降伏塵勞，你雖然出家，也不能了生死。因為這個，所以你要知道心、目在什麼地方。

我今再問你，你為什麼有生死？你為什麼生死不了？使你在六道輪迴裏頭，流來流去輾轉不停止。就因為你這個心和目，令你不能得到解脫，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吾今問汝，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，你這個心和目在什麼地方？

p10 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一切世間，十種異生(卵胎濕化等十)，同將識心，居在身內；縱觀如來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。我今觀此浮根四塵，祇在我面；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。

這一段文，阿難就不是直心答出來的，這是彎曲心。怎麼說呢？阿難被佛這麼一問：「心在什麼地方？眼睛在什麼地方？」啊，這時他手足無措，不知怎麼答好！

佛告阿難：汝今現坐如來講堂，觀祇陀林，今何所在？

世尊！此大重閣清淨講堂，在給孤園，今祇陀林，實在堂外

P11 阿難！汝今堂中，先何所見？

世尊！我在堂中，先見如來，次觀大眾；如是外望，方矚(看)林園。

佛又對他說：「你現在在這堂裏邊，首先看見什麼？」這是問他，因為他說心在身內。

阿難就答覆佛：「我在這講堂裏邊，首先看見的就是佛——世尊您！其次我又看見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。先看裏邊，然後再向外邊看，才看見外邊這個祇陀林和給孤獨園。」

阿難！汝矚林園，因何有見？

世尊！此大講堂，戶牖開豁，故我在堂，得遠瞻見

佛問阿難：「你見這祇陀林和給孤獨園，是怎麼看見的？你說！」

阿難又答覆佛說：「這大講堂，因為門也開著，窗也開著，所以我在講堂裏邊，就看見外邊的祇陀林和給孤獨園。」

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身在講堂，戶牖開豁，遠矚園林。亦有眾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？

p12 阿難答言：世尊！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！

這一段，就是佛設一個問答，來反問阿難。

佛告訴阿難，假如就像你所說的這樣，這個身子在講堂裏邊，因為門、窗都開著，才能看見外面的祇陀林和給孤獨園。亦有眾生，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：也有一種的眾生，他在這講堂裏邊，看不見如來，只見到堂外邊的林園，有沒有這麼個道理呢？

阿難答言：「如果有人在這堂裏邊，看不見世尊，而只見堂外邊的樹林子和泉井，沒有這個道理，不會的！他若身在堂裏邊，一定就會看見佛的。看不見佛而能看外邊，這是不對的，沒有這個道理。」！

阿難！汝亦如是！汝之心靈，一切明了。若汝現前所明了心，實在身內，爾時先合了知內身。頗有眾生，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？縱不能見心肝脾胃，爪生髮長，筋轉脈搖，誠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？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？

阿難這樣答，說這不對的。佛就告訴他：「阿難！你就像這個眾生，在這堂裏邊看不見佛，只看到外邊。」佛說「汝亦如是」，就因為知道阿難還沒領會到真心的本體是什麼樣子，還是在妄想心、識心上用功夫呢！所以佛又說這一段文。

你的心靈，一切都明了。說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這心為人的萬物之靈；「汝之心靈」這個「心靈」，還是那個識心。假如你現在所明了的這個心，你說它實實在在，在身內的話。

這個時候，你先應該知道你身子裏邊怎麼樣。身子裏邊。**頗有眾生，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**

有沒有這樣的眾生，先看身裏邊的東西，再看外邊的東西呢？

你說你這個「心」在身內，「見」在眼睛上，那你應該眼睛看見，心裏就知道。那麼你心在身內，也應該知道你的心、肝、脾、胃是怎麼樣，你應該看得見！即使你看不見裏邊的心、

肝、脾、胃，那麼外邊這個爪生髮長，筋轉脈搖，誠合明了，如何不知：這個指甲每一秒鐘生長多少，頭髮每一秒鐘生長多少，甚至於你這個筋轉動、脈動彈，也都應該知道的。可是你為什麼不知道呢？為什麼你裏邊看不見？外邊這些爪生、髮長、筋轉、脈搖你也看不見？

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：你一定說是裏邊不知道。那麼你的心在裏邊，裏邊的事情都不知道，你怎麼又知道這外邊的事情呢？

P13 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你應該知道？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：你說：「能覺察、分別、思量、明了的這個心，是在身子裏邊。」你這個理論，是不對的，是立不住的。佛用種種的比喻、理論來形容，然後現在才正式答覆阿難：「這個心在內，是不對的。」

阿難稽首，而白佛言：我聞如來，如是法音，悟知我心，實居身外。

阿難叩頭，又向佛說：「我聽見如來上面所說的理論、這種的道理，現在我明白了！明白我這個心不在身裏邊，一定是在外邊呢！」他的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外邊去了？他現在突然間就這麼說了！

所以者何？譬如燈光，然於室中，是燈必能先照室內，從其室門，後及庭際。一切眾生，不見身中，獨見身外；亦如燈光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。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，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？

什麼道理，我說我的心在外邊呢？好像燈光，在房子裏邊點著了。這個燈如果在房裏邊，一定是先照室內，房子裏邊會光明的。然後這個燈光再從房的門口，照到外邊的院子。一切眾生，不見身中，獨見身外：一切的眾生，看不見自己身中的情形，只能看見身外邊的東西，亦如燈光，居在室外，不能照室：這就好像燈光，這個燈光若在室外邊，就不能照房子裏邊。

因為佛說眾生不見自己心、肝、脾、胃，所以阿難就以為這個心是在外邊；就好像燈在外邊一樣，不能照見屋裏邊的東西。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：我說這個理論、這個道理，一定是對的，這個絕對沒有什麼疑問的。阿難給自己下決定詞，先下一個判詞。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：我現在立這個理論，和佛所說「了義」的道理是一樣的，大概不會錯了吧？

佛告阿難：是諸比丘，適來從我室羅筏城，循乞搏食(托鉢)，歸祇陀林，我已宿齋(吃飽)。汝觀比丘，一人食時，諸人飽不？

阿難以為他的心跑到外邊去，用燈光來做比喻，佛一定是印可的了，一定說他這一次是對了！殊不知佛也不講他這個。

佛告阿難：現在在這講堂裏的一切大比丘，方才跟著我在室羅筏城，去化緣回來，回到了祇陀林，我已經吃飽了，汝觀比丘，一人食時，諸人飽不（音否）：你看一看這一切的比丘，一個人吃飯，大家是不是會飽呢？佛這麼問阿難。

P14 阿難答言：不也世尊！何以故？是諸比丘，雖阿羅漢，軀命不同，云何一人，能令眾飽？

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！不會飽的。」何以故？是諸比丘，雖阿羅漢，軀命不同：這一切的大比丘，雖然都是證果阿羅漢，都有神通，但是他們的身體面貌都不一樣，各人有各人的身體和性命。云何一人，能令眾飽：有什麼理由說，一個人吃飯，能令大家都飽了呢？如果大家是一個，那麼一個人吃飯，這一切的人就都飽了；但是他們不是一個，是各有分別的。

佛告阿難：若汝覺了知見之心，實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。則心所知，身不能覺；覺在身際，心不能知。

佛告阿難：一人吃飯，眾人不能飽。假如你覺察、分別、知見這個心，實實在在是在身外。那麼身是身，心是心，它們互相沒有一種連帶關係，互不相干。那麼你心所知道的，你的身就不能有所感覺，不能覺察到。因為覺在你身上，你心也不知道；這就是身和心分家了。

我今示汝兜羅綿手，汝眼見時，心分別不？

阿難答言：如是世尊！

p15 佛告阿難：若相知者，云何在外？

我現在指示你我這個兜羅綿手。你眼睛看見我這兜羅綿手時，心裏分不分別我的手是兜羅綿手呢？阿難答言：如是世尊：「是的，我眼睛看見，心裏就分別。您所說的這個道理是對的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難：如果你眼見時，心便會知道，怎麼說你的心是在外邊呢？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。

因為這個，你就應該知道，你所說的「能覺察而明白的這種能知之心，在你的身外邊」，是不對的！你明白嗎？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，不居身內；身心相知，不相離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惟，知在一處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如佛所言：因為如果心在裏邊，就應該看見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這五臟六腑；可是它看不見裏邊這五臟六腑，所以它就不在身內。為什麼這個心和身互相知道呢？因為身和心不能分家，所以現在佛說也不在身外邊。

我現在又想：外邊也不對，內邊又不對，裏外都不對。喔，我知道它在一個地方！

佛言：處今何在？

p15 阿難言：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，而能見外；如我思忖，潛伏根裏。猶如有人，取琉璃碗(眼鏡)，合其兩眼，雖有物合，而不留礙，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。然我覺了能知之心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矚外，無障礙者，潛根內故。

佛就問：「你說有個地方，你這個心在什麼地方啊？」

阿難說：我能分別明了的這個心，既然不知道內，看不見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，這證明是不在內了；但是我又能看見外邊。「如我思忖」！就是這麼想一想；還是那個識心！喔，這個心它潛伏在根裏邊哪！

假設有這麼一個人，拿眼鏡來戴上；雖然有這麼一個物蓋在眼睛外邊，但眼睛和這個物是相合的，互相沒有一種障礙，也不留痕跡。**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**：眼睛合上眼鏡，就隨見而有分別；心潛伏在眼根裏邊，也是這樣。

「然」，就因為我能知之心在眼根那兒，所以我看不見裏邊。因為我這個心——也就是這個「見」潛在眼根裏邊，所以我就往裏看，看不見；往外看，看得清楚，沒有障礙。所以我說這個心和這個見，是藏到眼根這個地方。

P16 佛告阿難：如汝所言，潛根內者，猶如琉璃。彼人當以琉璃籠眼，當見山河，見琉璃不？

如是世尊！是人當以琉璃籠眼，實見琉璃。

佛告阿難：汝心若同琉璃合者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？

佛問阿難：「像你這麼樣講，這個潛在根內的心，好像戴上了眼鏡一樣；那麼這個人，他戴上眼鏡，能看山河大地，那他看不看得見這個眼鏡呢？」

阿難說：「是這樣！這個人用眼鏡的時候，他看山河大地，也看見這個眼鏡了。」

佛問阿難：你戴上眼鏡能看見山河大地，也看見這個眼鏡了。那你心在眼根裏頭，那麼眼鏡就好像眼睛似的。既然你這個心，山河大地你都看見了，為什麼看不見自己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啊？

P17 若見眼者，眼即同境，不得成隨。若不能見，云何說言，此了知心，潛在根內，如琉璃合？

假如你說你能看見自己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就到外邊去了，是外邊的一種境界，不是你身上的了；便不能說是隨時見了，隨時就有分別。所以這也不對，又錯了！」

假設你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，為什麼你說這個了知的心，藏到眼根這地方，好像戴上眼鏡一樣呢？

因為你說戴眼鏡，你能看見山河大地，還能看見這個眼鏡。那麼既然你這個心能看見外邊山河大地，為什麼看不見自己的眼睛呢？所以你用這個琉璃的比喻，這也是不成立的，是不對的！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潛伏根裏，如琉璃合，無有是處。

所以你就應該知道。你所說的，你覺了能知之心，藏到眼根這個地方，就好像眼睛合上琉璃。無有是處：你這個道理不對的，你又錯了！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今又作如是思惟：是眾生身，腑臟在中，竅穴居外，有藏則暗，有竅則明。今我對佛，開眼見明，名為見外；閉眼見暗，名為見內。是義云何？

這段經文的意思，是阿難說：眾生的身體，五臟、六腑在裏面，竅穴在外邊。因為裏邊有臟腑潛伏，沒有光明，所以就暗。外邊有竅穴，就明。

阿難又繼續說了，現在我對著佛，睜開眼睛，就看見光明，這就是見了外邊。我閉上眼睛，就看見黑暗，這就叫「見內」。是義云何：這個道理佛您說怎麼樣啊？

P18 佛告阿難：汝當閉眼見暗之時，此暗境界，為與眼對？為不對眼？若與眼對，暗在眼前，云何成內？若成內者，居暗室中，無日月燈，此室暗中，皆汝焦腑。若不對者，云何成見？佛不答他對不對。接著佛告阿難：

《假設一》當你閉著眼睛，你說你看見暗了，這個暗的情形，是和眼對著呢？還是和眼不對著呢？

《假設二》若你說這個暗和眼對著，那麼這個暗在眼前，你怎麼說是見內呢？

《假設三》若在內理由成立，那麼你在暗室裏邊，沒有日、月、燈光，難道這暗室裏邊都成你的三焦和臟腑了。

《假設四》若你說這個暗境界，不是在眼前面，那你又怎麼看見的呢？

①若離外見，內對所成，合眼見暗，名為身中；開眼見明，何不見面？

P19②若不見面，內對不成；見面若成，此了知心，及與眼根，乃在虛空，何成在內？

③若在虛空，自非汝體；即應如來今見汝面，亦是汝身。汝眼已知，身合非覺。

④必汝執言，身眼兩覺，應有二知；即汝一身，應成兩佛。佛又問阿難：

①若你見暗時，是離開對外之見，你能以見內，和內裏邊對著。那你合起眼睛看見暗，這算是看見身中了。但你睜開眼睛見明時，你怎麼看不見自己的臉呢？

②若看不見自己的面，你怎麼能閉上眼睛看見裏邊呢？你內對就不成了！

若可以看見自己的臉！那你分別了知這個心和你的眼根，就是在虛空裏頭，不是在你的面上了。

③若這個眼根和心在虛空裏邊，這和你的身體就不是一個了。虛空本來不是你的身體。

如來我，現在看見你的面，我應該也就是你的身體，變成和你沒有什麼分別了。

你眼睛知道佛看見你了，你的身應該沒有感覺。但是你身有沒有感覺呢？

④假如你固執，說身和眼有兩種的感覺，你就應該有兩個知——你眼也有知，身也有知。

現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，就應該成兩個佛。為什麼？成佛只有一個知見，沒有兩個；現在你有兩個知見，那就應該成兩個佛。

是故應知，汝言見暗名見內者，無有是處。

所以你應該知道，你所說的，你看見暗的時候，就是看見內裏了，這也不對的！

阿難言：我嘗聞佛開示四眾：由心生故，種種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。我今思惟，即思惟體，實我心性。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亦非內外中間三處。被佛戳破了

阿難言：我阿難常常在過去聽見佛開示四眾。因為你有這個心生了，所以就有種種境界生起；這種種法，就是在「識」裏邊所現的這一切境界。因為有這個因緣法生出來了，就種種的心也生出來了。這是以前佛你講的啊！

我現在想一想，因為聽見世尊所說的這個法——「因心生而法生，因法生而心生」；我現在又往深了一層想。就是我「思想」的體，這就是我的覺了能知之心，就是我那個心性。

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：這個心，它遇著什麼因緣，隨著這個因緣合起來，就有了心了；若無所合呢？就沒有心了。這也不是內，也不是外，也不是中間這三個地方。就是在任何地方，它遇著因緣能合起來，就有心了；若沒有緣，大約就沒有心了！

P20 佛告阿難：汝今說言，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，隨所合處，心隨有者。是心無體，則無所合；若無有體，而能合者，則十九界，因七塵合。是義不然！

佛聽阿難這樣講：隨所合處，他就有心了。所以佛告訴阿難說，汝今說言，因為由這個法生的緣故，而種種心也就生出來了。隨所合處，心隨有者：因為你這有所合了，心就跟著有

了。若無所合呢，心當然就沒有了。可是你所說這個心，究竟有體、還是沒有體啊？你這個心若沒有一個體相、形相，你和誰合？

假設這個心沒有體，你說它也可以合；那這個「十八界」會變成十九界的，多出來你「心」這一界；本來是「六塵」你現在又有一個「心隨所合處」，這應該又有一個塵，也會變成「七塵」。這多出來的一塵和一界，是怎麼樣生出來的？你所說這個道理，又是不對的。

P20 若有體者，如汝以手自捏(捏)其體，汝所知心，為復內出？為從外入？若復內出，還見身中；若從外來，先合見面。

佛又對阿難說了，為什麼我說你說的這個道理不對呢。

假設你這個心，有個心的身體，你用手來捏你自己的身體；痛！你知道痛是怎麼來的，是你的心知道的。那這個心是從裏邊出來的？還是從外邊進來的呢？

若你說它是從裏邊出來的，它應該先看見你身裏邊的東西。

若從外邊來的，它就應該先看見你自己的臉面。那你這個心，有沒有看見你自己的臉面呢？

P21 阿難言：見是其眼，心知非眼，為見非義。

阿難說：「佛您說這個心若從外邊來的，就見到面；心只是知道，它看不見的，能看見的是眼睛。」，能看見的是眼睛，能知道的才是心，所以他說佛說的這個道理不對。

佛言：若眼能見，汝在室中，門能見不？則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應皆見物；若見物者，云何名死？

佛言：假設你說你的眼睛能看見的話，那你在這個房子裏邊，這房子的門，能不能看見東西呢？你說眼睛能見，那麼人死了，眼睛還存在著，也還應該能看見物；你這眼睛怎麼不能看東西了呢？

假設你說，死了眼睛還能看見東西的話，怎麼叫一個「死」呢？

眼睛就好像窗門似的，它是透明體，是做為一個窗戶在那兒，才能看見東西。所以你若說眼睛能見，那人死了，眼睛它怎麼又不能見了呢？又假如你說，人死了還能看見東西，那就不叫「死」了。

阿難！又汝覺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體，為復一體？為有多體？今在汝身，為復遍體？為不遍體？

佛叫了一聲**阿難**！你這個能覺察到、了知一切的心，你若一定說它有體的話。

你這個心是一個身體？還是有多個身體呢？現在在你身上這個心，是周遍你身體上呢？還是不周遍你身體上呢？

P22 若一體者，則汝以手捏一支時，四支應覺，若咸覺者，捏應無在；若捏有所，則汝一體，自不能成。若多體者，則成多人，何體為汝？若遍體者，同前所捏；若不遍者，當汝觸頭，亦觸其足，頭有所覺，足應無知。今汝不然！

假設你說這個心是一個體的話，那麼你用手捏你四肢哪一枝時，你那四肢都應該有所感覺。你若捏一個地方，就等於捏四肢一樣。假如這捏的有一個所在，你這個「一體」，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！

若說你這個心有多體，就應該成多人，不是一個人，那麼哪一個體才是你心的體呢？

假如你說這個心是一體，但是周遍的；那你和前面所說的，捏一個地方，周身都應該痛的。

假設你說這個心的體不是周遍的，在你碰頭的時候，也同時去碰腳，那麼你頭有所覺時，你足就不應該知道有所觸。

可是現在你也知道，你頭上觸碰到任何的境界，足也有所感覺，所以你若說它是不遍的，你這個道理也是不對的。

是故應知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。

你應該知道，你說：「隨所合處，就有你的心」，也是不對的！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，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：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!我在以前聽見佛與文殊和諸位法王子談「實相」時，世尊您也說過，心不在內，也不在外。

P23 如我思惟：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。內無知故，在內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。今相知故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

我在想，你若說它在裏邊，它看不見東西；說它在外邊，和裏邊又互不相知。外邊也不知道裏邊，裏邊也不知道外邊。因為裏邊不知道，這個心在內也不成了。這個身和心，它互相知道的，好像佛說你觸頭，腳就知道。要是這個心在身外邊，它就互不相知了；因為身和心互相知道，所以若說心在身外邊，這也不對了。

今相知故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：現在我這個身心互相知道，在裏邊又不見，所以這個心，應該是在中間！

佛言：汝言中間，中必不迷，非無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處？為當在身？

阿難！現在你說是在中間，這個中不能沒有一定的處所。究竟哪個地方是中呢？

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處？為當在身：現在你推求你所說的中間，這個「中」在什麼地方？是在外邊處所呢？還是在你身上呢？

若在身者，在邊非中，在中同內。若在處者，為有所表？為無所表？無表同無，表則無定。
P24 何以故？如人以表，表為中時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，表體既混，心應雜亂。

若在身者，在邊非中，在中同內：若說這個「中」在身上，在你身的邊上，這就不是「中」了。若說在你身的中間，那就等於是在裏邊啊！這還是你以前說那個「在內」啊！

假設你說另外有一個地方是中，你能不能把它指出來在什麼地方呢？它有什麼一定的表法嗎？無表同無，表則無定：你若不能表現出來，不能說出一定的處所來，那就如同沒有，還是沒有。你若有所表現，你這個「中」，就沒有一定。

何以故：怎麼說沒有一定呢？如人以表，表為中時，東看則西，南觀成北：「表」，就是標誌。假如有一個人用這麼一個標誌，做這麼一個記號，譬如釘一個樁子，說這個地方就是「中」。可是從這個「中」的東邊看，這個「中」就變成西了，就不中了。若從這個「中」的南邊看，這個「中」就變成北了，也不是中了。

表體既混，心應雜亂：你既然沒有所表，你這個心就應該雜亂了。這個表體根本就表達不出來的，你說究竟哪個地方是「中」？沒有一個「中」的地方啊！所以你說這個「中間」，也是個錯誤。

P24 阿難言：我所說中，非此二種。如世尊言：眼色為緣，生於眼識。眼有分別，色塵無知，識生其中，則為心在。

在前邊這一段文，阿難立出一個「中」來，佛就把他這個「中」也給破了，問他究竟這個「中」是在什麼地方；中要不迷，要有一定，才可以算個中。佛現在舉出這種種的道理，來問他這個「中」在什麼地方。

阿難言：我所說的那個「中間」，不是世尊您說的「裏邊」或者「外邊」這兩種。

如世尊言：世尊您說：眼根對色塵，眼看色，這是一種緣；可是在這種緣中間，就生出一種眼識來了。因為眼有分別，色塵本身沒有知覺的。識生其中，則為心在：可是當眼接觸到色上，中間有一種分別心——「識」生出來了；心就在這個地方！我說的「中」，是眼和色塵相接觸為緣之中，所生出的「識」，這就是個「心」！

佛言：汝心若在根塵之中，此之心體，為復兼二，為不兼二？

佛言：你這個心，假如在根、塵之中間。「根」，就是眼根；「塵」，就是色塵。你認為這是中間了，這就是你的心。此之心體，為復兼二，為不兼二：那這個心的體，它是兩個？還是一個呢？

P25 若兼二者，物體雜亂，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？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無體性，中何為相？

若兼二者，物體雜亂：假設你說在中間這個心有兩個體，這究竟哪個是你心的體？哪個又是物的體呢？你能不能分別出來？你若不能分別，那你心的體就雜亂而無章了。

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：那個物的體，它不會知道的，它沒有知覺的。你在根這兒有一個心體，在物那兒又有個心體；一個是有知的，一個無知的；這若一相比對之下，就變成敵對了。你這個心和這個物體變成兩立了，你這個心是知道的，那個物的體它不知道，那究竟你這個「中」在什麼地方？到底是你這個心和根這兒是中啊？還是和色塵那兒是中呢？

兼二不成，非知不知，即無體性，中何為相：如果你這個心不是兩個的話，那個物體它不會有所知的，既然無所知道，它就沒有一個知覺性，沒有一個體性，那你這個「中」，到底在什麼地方？

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。

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說這個心「當在中間」，這個理論也是立不住的，沒有這個道理的。

P2 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昔見佛與大目連、須菩提、富樓那、舍利弗四大弟子，共轉法輪。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；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。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？

阿難再一次給戳破，於是也著急了，把佛以前所講的道理搬出來，救他自己的失敗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阿難在以前見著佛同大目連、須菩提、富樓那和舍利弗四位大弟子，大家在一起轉法輪。

常言：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：那個能覺察、知道、分別的心性，既然不在裏邊，可也不在外邊。那麼裏邊不在，外邊不在，應該在這個裏外的中間吧？也不是；什麼地方都不在。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：這個覺知的心，是一切無著，什麼地方都不著，沒有落腳處；因為沒有落腳處，這就叫一個「心」。

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：現在我所說的這個心也是無著，不知道這個名字叫不叫「心」呢？

P26 佛告阿難：汝言覺知分別心性，俱無在者。世間虛空水陸飛行，諸所物象，名為一切，汝不著者，為在為無？

佛告阿難：汝言覺知分別心性，俱無在者：你現在說這個覺知分別的心性，什麼地方都不在。沒有著落，沒有落腳處。

可是，**世間虛空水陸飛行，諸所物象，名為一切：**「世間」所有我說的這些個世間、虛空和水、陸、飛、行的有情眾生，這所有的依報、正報，都叫做「一切」。

汝不著者，為在為無：現在你說你不著住的，你不著到什麼地方啊？為有所在，為無所在呢？是有個地方不著，是沒有個地方不著呢？

無則同於龜毛兔角，云何不著？有不著者，不可名無；無相則無，非無則相，相有則在，云何無著？

無則同於龜毛兔角，云何不著：你要是沒有一個所在，就好像龜毛、兔角似的，根本就沒有。既然沒有，你怎麼能說「不著」呢？

有不著者，不可名無：你若說有一個「不著」在這個地方，你無著，這就不能說「沒有」。

無相則無：你要是沒有所著了，這就是沒有了。**非無則相：**如果不是沒有的話，這就有個形相。**相有則在：**你這個心若有個形相的話，就有所在。**云何無著：**你怎麼又可以說「無著」呢？

是故應知，一切無著，名覺知心，無有是處。

所以你應該知道，你說一切無著，這叫做一個覺知的心，這又是不對了，你這又錯了！

P27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我是如來最小之弟，蒙佛慈愛，雖今出家，猶恃憍憐，所以多聞，未得無漏，不能折伏娑毘羅咒，為彼所轉，溺於淫舍，當由不知真際所詣！惟願世尊，大慈哀愍，開示我等，奢摩他路；令諸闍提(信心不具)，墮(墮)彌戾車。「墮」，毀壞。墮字念「灰」時，通「墮」。墮，就是墮落到那裏邊去。什麼樣人墮落到那兒呢？就是闍提，他就歡喜這個不乾淨和惡知見的地方。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及諸大眾，傾渴翹佇，欽聞示誨。

P28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，放種種光，其光晃耀，如百千日。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，如是十方微塵國土，一時開現。佛之威神，令諸世界，合成一界。其世界中，所有一切諸大菩薩，皆住本國，合掌承聽。

P29 佛告阿難：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業種自然，如惡叉聚。諸修行人，不能得

成無上菩提，乃至別成聲聞緣覺，及成外道，諸天魔王，及魔眷屬。皆由不知二種根本，錯亂修習，猶如煮沙，欲成嘉饌，縱經塵劫，終不能得。

業種自然，如惡叉聚：他造出種種的業，因為他顛倒；這個顛倒，就是無明造成的。因為有了無明，而有種種顛倒，又造出種種的業；有種種的業，就受種種的報。這「造業、受報」，本自源於「無明」

云何二種？阿難！一者、無始生死根本。則汝今者，與諸眾生，用攀緣心，為自性者。

一者、無始生死根本：第一種根本，就是由無始劫以來，這個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死相續這種的根本。這個生死根本，就是現在你和所有的一切眾生——不是單單你一個人，盡用妄想，還以為它就是你的自性。

二者、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。則汝今者，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。由諸眾生，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。

在前面，阿難認為這個攀緣心是自性，這是一個錯誤。**二者、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：**第二種根本，就是由無始來，那個不生不滅、本來清淨的體。

（一）真性菩提：這就是我們根本就有的那個佛性。（二）實智菩提：實實在在這個真實的智慧，這也叫菩提。（三）方便菩提：就是人成了佛之後，方便權巧而教化眾生。

則汝今者，識精元明：這個本然清淨的體，就是你現在那個光明遍照的識精。因為在這下一段不能再說「菩提涅槃」了，所以就說「識精元明」。「識精」，就是識的最精妙處；「元明」，它本來是光明遍照的。就是本有的佛性，也就是常住的真心。

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：在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上，又可以生出來一切諸緣。反而能生出種種緣的本體，「諸緣」，就是所有一切的因緣。前邊我不是講阿難和佛的問答越答越遠？那麼現在這個「諸緣」，是由識精元明裏頭化現出來的。所以說，「緣所遺者」，也就是指這個「識精元明」、「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」。

由諸眾生，遺此本明：因為眾生失落本來這種識精元明；實際上沒有失，但在眾生的份上，它好像失了似的。**雖終日行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：**我們眾生雖一天到晚都用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，而自己不知道，不覺悟到。因為你不知道這個真心的本體，只用攀緣心，結果就不明不白，好冤枉地墮落到六道輪迴裏頭去了。

雖然這經文說是「遺失」，可是我們這個真心沒有丟，眾生就以為丟了，根本就不知道了。

P30 阿難！汝今欲知奢摩他路，願出生死，今復問汝。

即時如來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，語阿難言：汝今見不？

阿難言：見！

阿難！你現在想要知道這個奢摩他路嗎？你真願意脫離生死嗎？如果你真想脫離生死的話，我現在再問問你！

這個時候，如來就舉起他黃金色的手臂，把「五輪指」拳起來。對阿難就說了，你現在看見了嗎？我舉金色臂，屈五輪指，你看見了嗎？阿難說，我看見了！

所以在你每一天所接近的地方，都是佛性的表現，但是你不知道，這是「非失似失，非忘似忘，非遺似遺」，本來沒有丟，你好像丟了；本來沒有忘了，你也就想不起來了。這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、本地的風光，不容易明白。為什麼不容易明白？因為無始來這個生死的根本——攀緣心太重了！若沒有攀緣心，即刻你就明白你本有的這種佛性了。

佛言：汝何所見？

阿難言：我見如來舉臂屈指，為光明拳，耀我心目。

佛言：汝將誰見？

阿難言：我與大眾，同將眼見。

p31 佛告阿難：汝今答我，如來屈指，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。汝目可見，以何為心，當我拳耀？

佛言：「你看見什麼了？」阿難說：「我看見世尊您把您的臂舉起來，您屈您這個五輪指。您的拳放光，那光照得我眼睛幾乎都睜不開了，心裏也照到了。」

佛言：「你用什麼看見的？」阿難言：「我和大眾用眼睛來看見的。」

佛告阿難：汝今答我，如來屈指，為光明拳，耀汝心目。汝目可見，以何為心，當我拳耀：佛說：「好！你用眼睛來看見的。我再問你！你現在答覆我，如來我屈五輪指，做這麼一個光明拳，它照耀著你的心和眼睛。不錯！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見，那你以什麼做你的心，對著我這個拳，來照耀你的心呢？」這又追進了一步：「你以什麼為心？」你看阿難怎麼樣說？

阿難言：如來現今徵心所在，而我以心推窮尋逐，即能推者(心)，我將為心。

阿難言：如來世尊現在徵問我心的所在，問我心在什麼地方？

而我以心推窮尋逐：我現在以我這個心把道理去推求到極點。「而」字，是承上啟下

我找我這個心，找來找去，即能推者，我將為心：就是我現在能推求的這個心，我將可以用它來做我的心吧？

佛言：咄(罵)！阿難！此非汝心！

阿難說得理直氣壯，以為這回可找著心了，殊不知就被佛罵了。

佛言：咄，這是鬧人。這就是佛鬧人的語氣，是責怪之詞，「你說得不對了」！

「阿難！這個不是你的心哪！你怎麼將這個認為你的心了？」

阿難（驚懼）然，避座（離開）合掌，起立白佛：此非我心，當名何等？

阿難很驚懼的樣子；就離開他的座位站起來合掌白佛」。

此非我心，當名何等：這個不是我心，那麼應當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？阿難覺得，啊！他突然間就沒有心了，於是他也就發毛了，矍然起立來問佛了。

P31 佛告阿難：此是前塵虛妄相想，惑汝真性。由汝無始，至於今生，認賊為子，失汝元常，故受輪轉。

這一段經文，不單講出阿難的毛病來，也把你、我現在所有人的毛病都給講出來了。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，我們由無始劫以來，都是認賊作子，所以就把本性埋沒而不顯現。

佛告訴阿難：**此是前塵虛妄相想，惑汝真性：**這個就是緣著前塵這種虛妄相，所起的分別妄想；你那個常住的真心，就被前塵這個影事、影塵所迷惑住了。你這一「想」，這就落於分別的一種塵影裏邊了；這真心，是在塵影要起以前的事情。你用這個推求的心，這不是你的自性，不是你的真心，而是一種分別妄想；不過它是前塵，稍微細一點，沒有那麼顯著，這是虛妄相，是假的。你再加上一個「想」字，就是「想」的虛妄相，它能迷惑你的真性。

為什麼呢？從你無始到現在，你就認這個前塵虛妄相做兒子，就把你本有的家珍都失去了，失去你原來常住不變的那種真心了。因為你不知道你本有的家珍，你不知道用了，所以輪迴生死，被輪迴來支配。

P32 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佛寵弟，心愛佛故，令我出家。我心何獨供養如來，乃至遍歷恆沙國土，承事諸佛及善知識，發大勇猛，行諸一切難行法事，皆用此心；縱令謗法，永退善根，亦因此心。若此發明，不是心者，我乃無心，同諸土木，離此覺知，更無所有。云何如來說此非心？我實驚怖；兼此大眾，無不疑惑。惟垂大悲，開示未悟。

阿難白佛言：他還是沒有明白，又和佛做起雄辯來了。

他說，我是佛最寵愛的一個小弟弟，在佛的面前，我像一個小孩子，佛也最疼愛我，對我最寵了。我因為看見佛這麼莊嚴相好，心裏愛佛這三十二相，所以佛你叫我出家，我就出家了。

我心何獨供養如來：我這個心，不是單獨地來供養世尊您，「乃至」普遍到恆河沙數那麼多的

佛國土，我都去承奉諸佛和所有善知識。我發大勇猛的心，人家做不到的事情，我都能做到。我侍候佛，犧牲一切，我所以能做這種供養三寶的功德，都是用的這個心。縱然我謾謗佛法，把善根都斷了、向後退了，也還是因為這個心。

假設我這個說法，不是心的話，我變成一個沒有心的人，和土、木頭一樣了。我離開這個覺知分別的心，我什麼都沒有了！

云何如來說此非心？我實驚怖：為什麼如來您說我這個不是心呢？現在我真是心驚恐怖，這還得了！沒有心，就和土、木、金、石一樣了嘛！兼此大眾，無不疑惑：不單我驚怖，所有在會的這些大眾，對於這個問題，我相信都發生疑惑了。

惟願世尊您大悲，救救我們這一切人的苦惱！您開示我們沒明白的道理，令我們都明白。

P33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，及諸大眾，欲令心入無生法忍。

這時，佛就開示阿難和在會的一切大眾。想要他們都得到無生法忍這種境界。

於師子座，摩阿難頂，而告之言：如來常說，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，一切因果、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。

佛欲令一切眾生得入無生法忍，於是坐在師子座上，用手摩阿難的頂，對阿難就說了。

如來我昔日常說。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：所有的一切法，就是由我們心裏頭所現出來的。

所有這個世界上一切的因果，和微塵那麼多的世界，都是因為我們這個心而成就的。

P34 阿難！若諸世界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葉縷結，詰(問)其根元，咸有體性。縱令虛空，亦有名貌。何況清淨妙淨明心，性一切心，而自無體？

佛叫了一聲，說阿難哪！假設這一切的世界，所有一切一切，都包括在內了。乃至那最小的草、葉、細線、絲結。你追究、問它那個根元，統統都有它各自的體性。

就算這個虛空，也還有個「虛空」的名字，還有個虛空的相貌呢！所以一切一切的，都有形體。況且這種清淨而妙淨、妙明這種的心——這一切性的心，它怎麼會沒有體呢？

P34 若汝執恡(吝惜)分別覺觀，所了知性，必為心者，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，諸塵事業，別有全性。如汝今者，承聽我法，此則因聲而有分別。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，分別影事。

假如你一定固執你那個見解、你那個成見、你那個主觀，說是「分別覺知」這個觀察力，它所能明白的這個性，就是你的心。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，諸塵事業，別有全性：你這個心，就應該離開一切的色、香、味、觸，以及聲和法等種種的塵，另外「別有全性」，還有

一個心存在。

如汝今者，承聽我法，此則因聲而有分別：可是你現在不是這樣！好像你現在在這兒聽我講法，你現在就因為這個聲塵，而生出一種分別心，你並不是離開這個聲塵，而另外有一個心。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，分別影事：縱然你能暫時息滅了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你又能內裏守住這種「幽閒」；實際上呢，這還是第六意識的作用，這還在法塵裏頭。

P35 我非敕汝，執為非心，但汝於心，微細揣摩，若離前塵，有分別性，即真汝心；若分別性，離塵無體，斯則前塵分別影事。塵非常住，若變滅時，此心則同龜毛兔角，則汝法身，同於斷滅，其誰修證無生法忍？

我不是命令你、不是敕令你，叫你一定執著你說的這個不是心。但在你那個心裏邊，你微細地詳細想一想。若離前塵，有分別性，即真汝心：假設離開這個前塵，你還有一種分別性的話，這個才是你真正的心。

假設你這個分別性，離開塵，你找不著它一個體的話，斯則前塵分別影事：這是在塵的前邊，有一種分別影事，這個不是你的真心。

下面這一段文就講明白一些了。塵非常住，若變滅時，此心則同龜毛兔角：你因為對著塵而有心，不對著塵你就沒有心了。可是這個塵，它有時會沒有的，不是常在不滅的。塵若變滅的時候，你就沒有分別了，那麼你這個心，就好像龜的毛、兔的角。龜什麼時候身上生毛了？兔又幾時生角了？沒有的。你這樣，就等於沒有心一樣的。則汝法身，同於斷滅，其誰修證無生法忍：你既然沒有心了，那麼你法身也沒有了；你根本就連心也沒有了，身也沒有了，那麼你用哪一個去修行而證果呢？又誰能證得到這個無生法忍呢？

即時阿難與諸大眾，默然自失。

在佛說你對著塵而有心，塵變滅了，你的心也變滅了；這就等於龜毛兔角一樣，龜毛兔角根本是沒有的。那麼龜毛兔角既然沒有，你這個心也沒有的；你既然沒有心了，又哪一個是你的法身呢？你又怎麼能修證呢？又怎麼能悟無生法忍呢？根本你連個心都沒有了，你怎麼去修、證和悟無生法忍呢？

這樣一講，即時阿難與諸大眾，默然自失：這個時候，阿難和這在會的大眾一想：「啊，也對！對著前塵有分別，離塵就沒有分別了，這豈不是沒有心了嗎？」於是大眾都沒有話講了，都睜著眼睛說不出來話。

P35 佛告阿難：世間一切諸修學人，現前雖成九次第定，不得漏盡，成阿羅漢，皆由執此生死妄想，誤為真實。是故汝今雖得多聞，不成聖果。

於是**佛告阿難**：我們這個世間，這一切諸修學人，雖然已經修成了九次第定，但是沒有得到漏盡通，成阿羅漢果。

為什麼修成九次第定，而不能得到漏盡通，證阿羅漢果？

就因為執著生死妄想，就因為有這個妄想，他認為這個妄想就是真的了。

因為這個。所以你現在雖然得到多聞這個利益，卻沒有得到無漏。那麼阿難現在本來證初果了，為什麼還說不成聖果呢？這個「不成聖果」，就是沒有得到漏盡通。在小乘裏，初果也算聖果；要是在菩薩裏邊，沒有得到無漏，就不算聖果，所以佛說他不成聖果。

P36 阿難聞已，重復悲淚，五體投地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自我從佛，發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無勞我修。將謂如來，惠我三昧。不知身心本不相代，失我本心，身雖出家，心不入道，譬如窮子，捨父逃逝。

佛說阿難因注重多聞這方面，而受多聞的障礙，忽略定力，所以就沒成聖果。

阿難聽見佛這樣講之後，又哭起來了。為什麼哭起來了呢？一方面，阿難自己一想：「啊，自己把光陰都錯過去了，而沒有證得聖果，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！」所以就悲淚。一方面，又聽見佛指示他真心，而生一種殷重感激的心，感激佛指示他真心，所以就悲淚。

於是阿難五體投地叩了頭之後，然後跪在那個地方不起身，合起掌來，就對佛說了。自從我跟著佛、來侍候佛，發出我的一種心來出家。侍候佛，服侍佛。阿難是出這個世俗家，還沒有出三界家，沒有出煩惱家。

我出家拜佛做師父，但是我的思想還沒有改變，我就仗著佛這種威德和神通。**常自思惟**，我就常常這樣想，「我有個佛哥哥，我不必勞煩再辛苦去修行了。我哥哥都成佛了，我何必再修呢！」

「我有一個佛的哥哥，我這佛哥哥，他可以惠賜給我定力。我真是不知道，佛的身心不能替代我的身心，我的身心也不能替代佛的身心。所以我不明白身、心本不相代。

我只知用妄心，把我本有的真心都失去了。這樣我的身雖然說是出家了，做了一個出家人；可是我這個心沒有入道，沒有得到定力。好比有一個很有錢的大富長者，有個兒子，他不用父親的財產，跑到外邊去受窮去。

今日乃知，雖有多聞，若不修行，與不聞等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

我現在才知道，雖然我知道的東西很多，可是假如多聞而不修行，和不知道是一樣的。所以雖然我多聞，如果不修行，也一點用處都沒有。就好像人盡講這個吃的東西，到底是不會飽

的。

P37 世尊！我等今者，二障所纏，良由不知，寂常心性。惟願如來，哀愍窮露，發妙明心，開我道眼。

阿難又稱**世尊**：說世尊哪！**我等今者，二障所纏**：我們這在會的所有大眾，都被二障纏住了。(煩惱障，所知障)；也就是一個我的這個障，一個所知的障。

我因為不明白這種道理，希望如來憐憫我們這些無知的人。因為沒有得到楞嚴定，就等於窮人一樣；沒有得到楞嚴法，沒有穿這個法服。

請如來您憐憫我，發明這個妙明的真心，令我阿難道眼也早一點開，我好能智慧增加，早證聖果。

即時如來，從胸卍字，涌出寶光。其光晃昱，有百千色，十方微塵，普佛世界，一時周遍。遍灌十方所有寶刹，諸如來頂，旋至阿難，及諸大眾。告阿難言：吾今為汝建大法幢，亦令十方一切眾生，獲妙微密，性淨明心，得清淨眼。

當時，世尊從胸口這兒的卍字上，湧現出來寶光。卍字表示萬德莊嚴。這寶光晃來晃去的，其中光的顏色互相夾雜，有百千種那麼多。佛這種寶光，不是僅僅在這娑婆世界，還遍至十方微塵那麼多的普佛世界，這些光都在同時周遍了。佛的光，遍滿十方所有佛的地方；照到所有微塵那麼多佛國這些佛的頂，就互相交光。照十方如來完了之後，佛光又從十方回來，照到阿難的頂上，和所有在法會的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、國王、大臣、長者，這些人的頂。

告阿難言：吾今為汝建大法幢：我現在為阿難你建一個大法幢。**亦令十方一切眾生**：我不單為你建這個大法幢，也令十方一切的眾生，**獲妙微密，性淨明心**：「獲妙微密」，「獲得著最妙那個微密的因。這個密因，這種微密的因，沒有經過佛指示的時候，一般人都不知道

因為你性淨明心，就**得清淨眼**：清淨，是一點塵染都沒有；言其這個智慧的眼，見理見得清楚、見得真。無論什麼理，有這種智慧眼是不會有障礙的，不會不明白的，所以這叫「清淨眼」。

P38 阿難！汝先答我，見光明拳。此拳光明，因何所有？云何成拳？汝將誰見？

阿難言：由佛全體，閻浮檀金，純如寶山，清淨所生，故有光明。我實眼觀，五輪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。

佛說阿難哪！你現在首先答覆我，你見到我手這個光明拳。我這個拳為什麼有光明？怎麼樣子成的這個拳？你又用什麼來看見我這個光明拳呢？你要答覆我！

阿難言：阿難就說了。由佛這個全體，這身上都是閻浮檀金，就好像寶山這種顏色，是金色和紅色相間的。**清淨所生，故有光明：**您這一種身的相，是由清淨所生的，所以您身體上就有光明。

我實眼觀，五輪指端，屈握示人，故有拳相：我實實在在是用我這個眼睛來觀見的，佛把五輪指的指頭屈握成拳，來給大家看，所以就有一個拳頭的樣子。

佛告阿難：如來今日實言告汝。諸有智者，要以譬喻，而得開悟。阿難！譬如我拳，若無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無汝眼，不成汝見。以汝眼根，例我拳理，其義均不？

p39 阿難言：唯然世尊！既無我眼，不成我見；以我眼根，例如來拳，事義相類。

諸有智者，要以譬喻，而得開悟：所有有智慧的人，要用譬喻得到開悟。佛是看一切眾生皆當作佛，所以要用譬喻，舉出來一個例子，令大家得到智慧。

阿難哪！我現在給你舉出個譬喻來，我這個拳頭，假設沒有我這個手，也不會有拳頭。**若無汝眼，不成汝見：**假如你沒有眼睛，也不能成就你這個見性，你也看不見了。是不是這樣子？**以汝眼根，例我拳理，其義均不：**用你能顯見的這個眼根，來比方我這個拳，這個道理是同、是不同呢？

阿難言：唯然世尊。既無我眼，不成我見；以我眼根，例如來拳，事義相類：要是沒有我的眼睛，就不成我的見性，我就沒有這個見的能力。用我眼根來譬喻佛的拳，這兩件事情，義理是一樣的。這是佛以這個「眼見」和「手的拳」來比方，看阿難自己明不明白這個道理。

佛告阿難：汝言相類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？如無手人，拳畢竟滅；彼無眼者，非見全無。所以者何？汝試於途詢問盲人：「汝何所見？」彼諸盲人，必來答汝：「我今眼前，唯見黑暗，更無他矚。」以是義觀，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？

這是佛批評阿難說得不對了。**佛告阿難：**汝言相類，是義不然。何以故：佛告訴阿難，你說這兩個是一樣的，不！這不一樣的。為什麼？**如無手人，拳畢竟滅；彼無眼者，非見全無：**好像沒有手的人，他也就完全沒有拳頭了。；可是另外一個沒有眼睛的人，他這個「見」還是有的，他見性並沒有虧損。沒有眼睛也能見，你相信嗎？

所以者何：為什麼這麼說呢？**汝試於途詢問盲人：**汝何所見：你就試著在路上問問那個沒有眼睛的人：「你看見什麼啊？」彼諸盲人，必來答汝：**我今眼前，唯見黑暗，更無他矚：**那麼這些盲人，不論他是誰，他一定這麼樣答你：「我的眼前，只看見黑暗，沒有看見旁的東西。」

以是義觀，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：你以這個道理來觀察，這前塵本身就是暗的，這個見性又有什麼損減呢？見性是不增不減的。盲人他所見的是暗的，並不是沒有見；他見暗是見，見

明也是見，這個「見」是存在的啊！他眼睛盲了，可是他「見」沒有少。但是你若沒有手了，你拳自然也就沒有了，你再找這個拳，是找不著了！

P40 阿難言：諸盲眼前，唯覩黑暗，云何成見？

佛告阿難：諸盲無眼，唯覩黑暗；與有眼人處於暗室，二黑有別？為無有別？

如是世尊！此暗中人，與彼群盲，二黑校量，曾無有異。

阿難言：諸盲眼前，唯覩黑暗，云何成見：阿難說：「這些盲人，他們的眼睛只看到黑暗，那怎麼叫『見』呢？他沒有眼睛怎麼見啊？」阿難說他們只看見黑暗，這就是沒有見性。

佛告阿難：諸盲無眼，唯覩黑暗；與有眼人處於暗室，二黑有別？為無有別：佛告訴阿難說：「這一切的盲人沒有眼，只看見黑暗。這和有眼睛在一個黑暗屋子裏頭的人來比較，有眼睛的人在暗室看不見東西，盲人沒有眼也是看不見東西，這兩種黑暗，是有分別？是沒有分別呢？你說說看！」

如是世尊！此暗中人，與彼群盲，二黑校量，曾無有異：「是這樣子，世尊！這個處在暗室的人，和其他盲人所看到的，這兩種黑暗相比較是一樣的，沒有兩樣啊！」「校量」，就是這麼比較一下兩樣同不同？是不是一樣？

阿難！若無眼人，全見前黑，忽得眼光，還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名眼見者；彼暗中人，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，亦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應名燈見。若燈見者，燈能有見，自不名燈；又則燈觀，何關汝事？

阿難！若無眼人，全見前黑，忽得眼光，還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名眼見者：

佛叫一聲阿難，說：你說兩種黑暗是一樣的，沒有不同。假若這個沒有眼睛的人，只看見前邊是黑暗的樣子，現在他忽然又恢復這個眼光了，他又能見著前邊種種色、種種相了！你要是給它起名說，這是他「眼睛能看見」的話。那麼，彼暗中人，全見前黑，忽獲燈光，亦於前塵，見種種色，應名燈見：在黑暗裏邊那個人，他在暗室裏邊，只看見前邊都是黑暗；忽然他得到燈光了，現在他就可以看見所有的東西，這個應該叫做「燈能看見」。

你說沒有眼睛的人不能見，有眼睛就又可以見，這叫「眼見」。那麼現在在暗室裏邊的人，沒有燈就不能見，有燈就又能見，以此類推，這就應該叫「燈見」——是「你見」，也不是「眼見」。

假如這個見，是燈見著的；燈它自己能有見，它就應該不叫「燈」了。

又者，這個燈能見，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是故當知，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，是眼非燈。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，是心非眼。

現在這第一番顯見，就說這個見性「是心非眼」；這是證明我們所見的東西，不是這個眼睛見，是心見的，是你的真心有見性。

是故當知，燈能顯色，如是見者，是眼非燈：因為這個，所以你應該要知道：燈能令形色顯出來，這個能見的，還是眼睛，不是燈能見。**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，是心非眼：**眼只能令形色顯出來；這個能見的見性，才是你的真心，不是眼睛能看得見

阿難雖復得聞是言，與諸大眾，口已默然，心未開悟。猶冀如來，慈音宣示，合掌清心，佇佛悲誨。

阿難聽見佛這麼說，他和在會其他的人，都閉上嘴巴，沒有話說了，但是他的心還沒覺悟，還沒開曉，就沒能明白這個道理。他為什麼沒有話說呢？因為他在想：「啊，我的眼睛不能看東西，是心在看！如果這不是真的，佛又這麼說；如果是真的，為什麼以前我不知道？」他在想這個。

猶冀(希望)如來，慈音宣示，合掌清心，佇佛悲誨：「清心」，清理你的心，不要想，不要在心裏放太多垃圾；要清理你的心，把垃圾放到一邊去。「佇」，就是站那兒等著。在這個時候，大家都合起掌來，專一其心地來等著佛再來憐憫他們、教誨他們，令他們得到開悟，不再迷惑。

P42 爾時世尊，舒兜羅綿網相光手，開五輪指，誨敕阿難，及諸大眾：我初成道，於鹿園中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言：「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。」汝等當時，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？

爾時世尊，舒兜羅綿網相光手，開五輪指：聽眾都站著等佛來慈悲教誨的時候，釋迦牟尼佛舒兜羅綿網相光這個手，伸開佛這千輻輪相的五輪指。「舒」，就伸開了。佛就教誨阿難，和在會的一切大眾。

我初成道，於鹿園中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言：我在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在臘月初八那一天始成正覺。我在鹿野苑裏邊，對五比丘等；說「等」，因為他們五個人在一起，沒有單單叫某一個人的名字。還有對你們優婆塞、優婆夷、比丘、比丘尼，這四眾說過。

在那時候，佛對五比丘和四眾說過什麼呢？**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，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：**一切的眾生不成佛，沒有開悟，也沒有證到阿羅漢果；就因為被這客塵和煩惱所耽誤了。客塵，也就是我們這個「妄想」，也可以說是「見、思二惑」；見惑和思惑也是客塵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說，一切的眾生不成佛，不成阿羅漢，都因為這客塵煩惱所耽誤了。

這是佛現在的詢問。**汝等當時，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：**「汝等」，就是五比丘和這四眾——優婆

塞、優婆夷、比丘、比丘尼都包括在內了。我一說這「客塵煩惱」，你們為什麼開的悟呢？你怎麼樣開的悟呢？到現在你就得阿羅漢果，是什麼原因呢？佛就這麼問這五比丘和四眾的弟子。

時憍陳那，起立白佛：我今長老，於大眾中，獨得解名，因悟客塵二字成果。世尊！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；宿食事畢，俟裝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實主人，自無攸(所)往。

時憍陳那。起立白佛：他站起來對佛就講了，我今長老：我現在在大眾裏邊，是一個年紀也長，經驗也很豐富的。於大眾中，獨得解名：在大眾裏邊，我這個名字就叫「解本際」，又叫「最初解」，獨獨得到這個「解」的名字。為什麼得到這個解名？就因為我明白，我開悟了。由什麼開的悟？因悟客塵二字成果：因為我明白「客塵」兩個字開的悟，所以我證得阿羅漢果，證得這聖果。

世尊：我為什麼由「客塵」兩個字開悟的呢？

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；宿食事畢，俟裝前途，不遑安住：就比方旅行的客人的旅客，他找個旅店，或者在那兒住，或者在那兒吃東西。吃完了東西，也睡過覺了，他又要整頓行李向前走去。因為他是客人，就不會常久住在這兒。。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：他若是主人，不是客人的話，自然不會到任何地方去了。這個「主人」，就是我們這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；「客人」，就是一切的妄想塵勞。

怎麼

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。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。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

這一段文，憍陳如說，我像上面這樣想：這個旅客住到旅店裏，吃喝完了之後，他又要走的，不會永遠住到這個店裏的。那麼永遠住在店裏的是哪一個呢？就是那個店的主人。前邊已經說了，什麼叫「客」？見惑、思惑—就是這個「煩惱無明、煩惱障、所知障」，這都叫「客」。那麼這個「塵」，就是搖動的；不動的，就是真正的主人。「不動的」是什麼呢？虛空是不動的；這虛空就比方我們人的見性，這見性也是不動的。真正的主人，就是我們常住的真心，它也不來，也不去。

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：我像這樣子想：不在這個店裏永遠住，這就稱為「客」；永遠住在店裏頭，這就是個「主人」。所以，以「不住到店裏」這個，做為「客」的定義。所以憍陳如也就明白，這個「客」，就是住店的旅客；若是這個店的主人，就不會走了。

那麼什麼地方是個「店」呢？我們這個身體，就比方一個店一樣；我們的自性，就是個真主

人。我們住這個旅店，這是暫時的；我們這個真主人，那是永遠的。我們既然明白這個身體是一個旅店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家，不是我們自己的家，就不應該太過執著了。

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，諸有塵相：又好像天下雨之後，天晴了，太陽昇到天上去，日光照到門縫裏邊，或者窗戶的隙縫裏邊，在這個時候，就會顯現空中所有一切微塵的這種相。「霽」，就是雨後天晴了，「新霽」，就是初晴；初晴，這個天非常地晴朗。「清暘」，就是剛出來那個太陽光；「暘」，就是日光。「隙」，就是「孔」，那個漏洞的地方。「發明」，就是顯現出來了。

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：這個塵，它這種性質，搖動不已，可是這個虛空的本體，它是不動不搖、無去無來的。本來這兒很多塵的，但是太陽不照進來，你看不見這兒有塵。這個塵雖然這麼搖動、動盪，在空中上上下下來回這麼跑，可是這虛空本體是不動的。所以虛空就是表示我們的見性，我們這個見性是不動的。

如是思惟，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；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。

佛言：如是！

僑陳如尊者說，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—用智慧光照破了無明煩惱的黑暗孔隙，而顯現出來這種的無明煩惱；我像這樣想，**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；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：**澄然而寂靜，它是不動的，這就叫一個「空」。在孔隙裏頭動來動去的，總這麼搖動著—你看，在太陽光那個地方的塵埃，總是飛來飛去的，它不停的，這就叫一個「塵」義。所以說，以搖動的東西，叫做塵。這個「塵」它所表示的就是煩惱無明，煩惱障、所知障，這種的就叫「塵」。

這阿若多—就是僑陳如，他說完了這話，佛就給他印證，說這個是對的。**佛言：如是：**佛說：「你說得對，是這樣子！這個搖動的，就是塵；不動的，就是空。你講這個道理是沒有錯！」

P44 即時如來，於大眾中，屈五輪指，屈已復開，開已又屈。

調阿難言：汝今何見？

阿難言：我見如來百寶輪掌，眾中開合。

佛告阿難：汝見我手眾中開合，為是我手，有開有合？為復汝見，有開有合？

阿難言：世尊寶手，眾中開合。我見如來，手自開合，非我見性，有開有合。

佛言：誰動誰靜？

阿難言：佛手不住，而我見性，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(動)？

佛言：如是！

即時如來，於大眾中，屈五輪指：當時世尊在這個會場大眾裏邊，就把五輪指屈回來—這叫

屈。屈完了，又伸開。伸開，又屈回。這麼來回好多次。

謂阿難言：「你現在看見什麼了？」阿難言：「我看見世尊您這個百寶輪掌，在這大眾裏邊開了又合，合了又開，這麼樣子。」佛的手是千輻輪相，所以阿難叫它「百寶輪掌」

佛又告訴阿難說：「你看見我這個手在大眾裏邊有開、有合。是我這個手有開開呢？還是你看見的這個「見」開開了呢？」阿難答說，世尊您這個百寶輪掌，在大眾中開、合。我見如來，手自開合；非我見性，有開有合；我看見如來您自己把手伸開又合上，合上了又伸開；不是我能見的這個見性有開、合。是您有開、合的動作，令我看見您這個手開、合；我這個見，沒有開，也沒有合。

佛言：「是誰動啊？是誰靜啊？」阿難言：「佛這個手不停止，這叫不住，這是一個『動』。而我自己這個見性，連個『靜相』都沒有，這個見性又怎麼會有個搖動呢？」

阿難尊者為什麼說沒有靜相呢？靜是由動中來的，若沒有動，根本就沒有靜。所以說這個楞嚴大定它「無出、無入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你若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；楞嚴這個定，什麼時候它都是常常在定中的，沒有不定的時候，無出、無入的。阿難說：「我能『看見你』的這個見性，連個靜相都沒有。」阿難不說沒有動相，他說沒有靜相；見性從無始以來，根本沒有動，沒有動相，所以也就沒有靜相了！所以這個動、靜二相，是了不可得，沒有的，找不著的。它是不搖動的。

佛言：如是「你說得對！是這樣子，這個你說得沒錯！」

P45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，飛一寶光，在阿難右，即時阿難回首右盼。又放一光，在阿難左，阿難又則迴首左盼。

佛告阿難：汝頭今日，何因搖動？

阿難言：我見如來出妙寶光，來我左右，故左右觀，頭自搖動。

阿難！汝盼佛光，左右動頭，為汝頭動？為復見動？

世尊！我頭自動，而我見性，尚無有止，誰為搖動？

佛言：如是！

如來於是從輪掌中，飛一寶光，在阿難右：於是，佛在這個時候，又從他這個百寶輪掌裏頭，飛出去一道寶光。在阿難右邊飛過去，即時阿難迴首右盼：即時阿難就回頭向右，看佛這個寶光飛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阿難這麼樣子回頭望。佛在輪掌裏頭，又放出來一道光，在阿難的左邊；阿難又回頭向左來盼。

佛又問阿難：「你現在頭為什麼左顧右盼的這麼搖動呢？」

阿難言：「我看見如來放這種妙寶光明，來到我左邊，又到我的右邊。所以我往左看，又往右

看。我因為看這個光，頭就搖動了。」

佛又問阿難：「阿難哪！你看這個佛光，向左右動頭。是你這個頭來回搖動呢？還是你這個見性來回搖動呢？」

阿難回答佛說：「我的頭自己這麼搖動的。而我這個能見的見性，連一個靜的相貌都沒有，又怎麼會搖動呢？所以我知道是頭自搖動，而這個見性沒有搖動，見性是如如不動的。」

佛言：如是「你說得也對了！不像以前你認賊作子，那麼樣盡認妄想當你的真心了！現在你明白這個見性是不動的了！」

P46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：若復眾生，以搖動者，名之為塵；以不住者，名之為客。

這個時候，佛就對大眾說了，假設有其他的眾生，他以搖動的這種東西，就叫「塵」。以不在這兒住的，就叫「客」。為什麼這樣呢？

汝觀阿難，頭自動搖，見無所動。又汝觀我，手自開合，見無舒卷。

你們大眾現在看見阿難這頭來回搖動。這個見性是沒有所動的。你們都看見我這手伸開又合上，合上又伸開；可是這個見性沒有伸開，也沒有再捲起來。

P46 云何汝今，以動為身？以動為境？從始洎(到)終，念念生滅，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認物為己，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。

這是佛反問大眾說，你們現在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阿難的頭自動，這個見沒有搖動，也沒有捲起來，也沒有把它伸開。既然是這樣，云何汝今，以動為身？以動為境：為什麼你們大眾現在，還以這個動的東西，就當你們自己的身體？你不能見著你自己真正的那個見性，而拿這個身體就當你真實的一個東西了，所以「以動為境」。但本來這個動，它是個境，不是你自性所有的。

從始洎終，念念生滅：從開始到最後，在你這個念裏頭，用你的識來用事，前念生後念滅，你盡在這個生滅裏頭做功夫，做活計了，所以沒有真正明白這個見性。

佛現在就又呵斥大家，說大眾都錯了！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：你們從無始以來到現在，都把這個真性給丟了。其實這個丟，不是真丟了，就是好像丟了似的。

因為遺失真性，就「顛倒行事」，做事情本來應該往好的做，他偏偏往壞的做；本來應該做善事，他偏偏去做惡事去，這叫「顛倒」。

性心失真，認物為己：因為你行事顛倒，所以你的性和心不合作了。不合作，就失去這種真實性了，所以「認物為己」，你就認外邊的境界當你自己了！也就是你不應該認你這個「旅

店」是自己，可是你卻認這個「旅店」就是你自己了。

因為認物為己，所以就生出種種的執著，種種的事情都看不破了，也不明理了。因為不明理，結果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：就在六道裏頭轉來轉去，頭出頭沒，自己去找生死。